

社團法人 台灣攝影文化資產協會 會員福利_讀書會

《攝影美學—遺失與留存》

第二章 從肖像攝影客體到普遍意義上的攝影客體：“此曾被模擬”

曾建元.導讀

蘇拉熱在本章提出一個新的論述：「此曾被模擬」，或者說他要用「此曾被模擬」的「看法」來取代「此曾在」的說法（文章表面上看起來是如此）。也就是說，蘇拉熱想藉由「從肖像攝影客體到普遍意義上的攝影客體」的觀點來論述攝影「客體」是「此曾被模擬」而已？我們不彷將「此曾被模擬」的觀點，看作其代表的意義就是「攝影的虛構性」。巴特認為攝影的「所思」很單純，就是「此曾在」。在此，回顧一下巴特對於攝影所思的論述：「為什麼攝影的指涉對象不同於其他任何再現系統的指涉對象，我所謂的『攝影的指涉對象』，並不意指一個形象或符號所指示的可能為真的東西，而是指曾經至於鏡頭前，必然真實的某物，少了這樣的條件，則相片不會存在」。「我絕不能否認攝影的情況是有個東西曾在那兒，且已包含兩個相結的立場：真實與過去」。巴特這裡的「真實」意指：必然「有」某個真實之物，曾經置於鏡頭前，這裡的「有」可以說是此曾在的「在」，代表某物曾出現於鏡頭之前，也就是說「真實」的有某物存在且出現在鏡頭之前（有「真實」發生的一個瞬間）。但某物的意涵是甚麼？先擱置。可以確認的是指涉對象確曾存在（曾經至於鏡頭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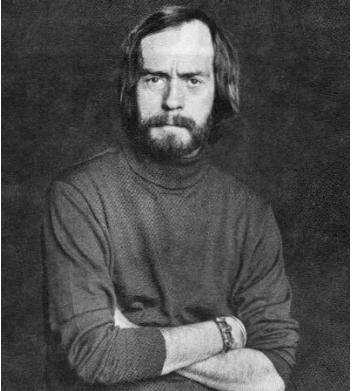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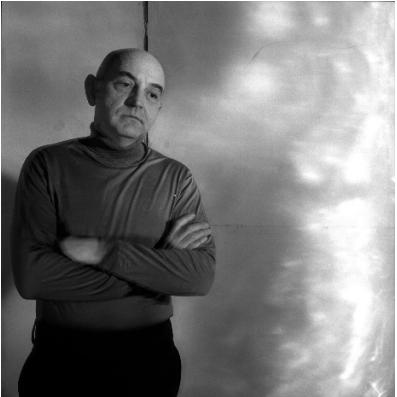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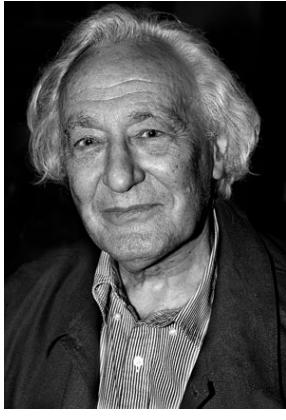
再次回到蘇拉熱的觀點：「此曾被模擬」。他從19世紀肖像攝影出發（以Julia Margaret Cameron的攝影作品為例），論述肖像攝影客體就是編排式的呈現。如果說攝影有兩股風潮，其一是直接攝影，如新聞攝影、肖像、風景，給予真實或探索真實。其二是編排式攝影，是主觀，個人操縱，獨立的攝影，是對攝影方式自身的真實探索。蘇拉熱認為：直接攝影由客體書寫，編排式攝影由專斷的主體來操作。在此，蘇拉熱提出一個問題：肖像攝影不是也如同編排式攝影。或者說：肖像攝影中，攝影客體式被觸及的，還是如同新聞報導攝影中，他是無法被捕捉的？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構圖」與「框景」這兩個概念來討論。「框景」是對「既有」的景象框取，是「選擇」的概念，直接攝影即是這類型的攝影。而「構圖」指的是預先安排，如同導演安排戲劇的演出，是安排構建的，編導式攝影即是如此。肖像攝影在Julia Margaret Cameron的操作下，呈現的就是編導式攝影。Cameron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如此。我們可

以說Cameron操作的戲劇化攝影：「正因為照片自我確認為編排式呈現，我們的幻想才能更加生動與合理。而在面對真實或再現的真實時，我們則將自我禁錮於意義的尋找中」。Cameron的創作中，對於歷史真實存在的編排式攝影，例如《蘇格蘭王后瑪麗》。我們可以說一個參照「文本」（《蘇格蘭王后瑪麗》）攝影的成功，可以讓人錯把編排式攝影當成新聞攝影（提問：如今的AI生成圖像，是否也是把編排式攝影當成新聞攝影，一開場總讓我們陷入「此曾在」的迷思）。在Cameron的作品中，攝影自我確認為一門藝術並揭示了「攝影式」（photographique）的本質（提問：這裡指稱的攝影性是否就是攝影的虛構性，即攝影客體的模擬，或者說攝影客體的被編排）。

攝影悖論式的身份：根據我們給予作品題目的不同，作品的意義也會產生改變。這個悖論式身份，好似先有照片再給意義，或者說先有圖像，再來找意義。概念上，如同「詩歌已有現成的配圖，攝影師需要做的，只是再次採取藝術家的行為：將照片從第一重意義中轉移，令其與丁尼生的作品相結合，並以詩歌的這一著名標題作為照片的名字。

面向一種肖像美學與編排美學。關於符號層與語意層：我們拍的是他扮演的角色，還是在拍他本人呢？這種雙重意涵，交織在肖像攝影中，而身份在獲得肯定的幻象中誕生。再回到巴特對於被攝者的體會，即主體正成為客體的時候，而這是怎樣的一個客體。按巴特的說法：「攝影肖像是個封閉的眾力之場。四種想像在此交會，彼此對峙，互相扭曲。面對鏡頭，我同時是：我自以為的我，我希望別人以為的我，攝影師眼中的我，還有他藉以施展技藝的我。換言之，多麼奇怪的舉動啊：我竟不斷地在模仿我自己。」我們真的可以獲得零度肖像嗎？我們永遠都處於「此曾被模擬」的階段。面向一種此曾被模擬的普遍美學，蘇拉熱給出討論是：「拍攝者的”本我”發揮著作用，此外，他卻也被他者的”本我”以及心理機制本身擺弄著。對任何攝影者而言，一種辯證的創作技法在他身上最常以無意識的方式在以下幾者之間展開：試圖掌控及預測的自我；劇烈地表達面向外在性的（即面向被拍者及攝影）的衝動及傾向的本我；以及試圖向一些”偉大”攝影師尋找構成問題的認同，及美學、風格或技術規則、範式認同的超我」。

Julia Margaret Cameron

		
Julia Margaret Cameron	Andre Gelpke	Pete Turner
		
Duane Michals	William Klein	

Julia Margaret Cameron

		
«Lady with a Crucifix»	The Christ Kind	Mary Ann Hillier

安多•吉拉爾迪(Ando Gilardi)：「照片一旦被拍下，照片所再現的現實意義，開始承載起那些被照片的傳播模式所確立的主觀意義」。這是因為，就其本質而言，照片清空了真實所具有的意義，而接受者一旦度過了這令人慌亂的時刻，便可以在照片中投入與自身主觀性與想像關聯的新義：某一事物的照片總是提供對其他事物的想像。引自《攝影美學-遺失與留存》